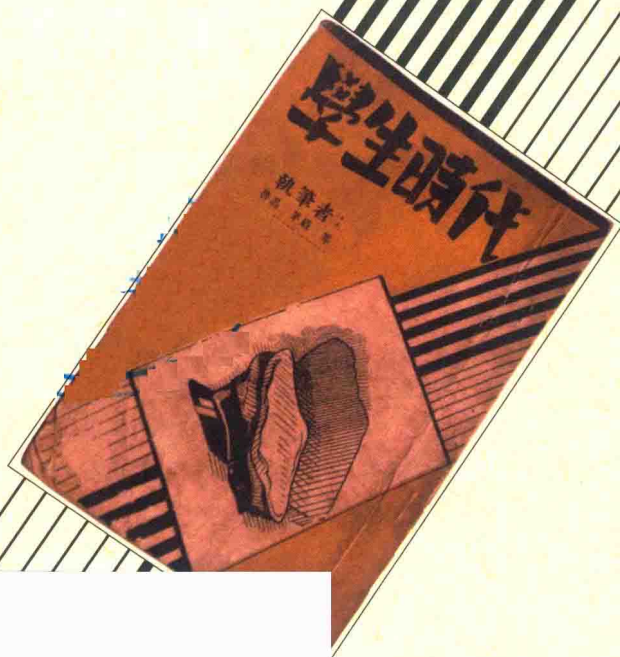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学生时代

执笔者：
鲁迅 茅盾 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生时代 / 鲁迅等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53-4968-8

I. ①学… II. ①鲁…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6521 号

责任编辑: 申永霞

装帧设计: 覆盏文创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501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9×1194 1/32 6.5 印张 150 千字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锁记

鲁迅

6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茅盾

16

中学校时代

夏丏尊

24

附：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30

在上海

胡适

36

附：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42

在绍兴中学堂

胡愈之

48

下玲的中学时代

沈从文

54

附：我母亲的生平

丁玲

60

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沈从文

68

我的中学生时代

章克标

78

大学生活一片断

谢冰莹

86

珍奇的杂忆及其他

尤墨君

94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

104

附：怀念陈衡哲

杨绛

116

中学时代的回忆

黄庐隐

134

我的苦学经验

丰子恺

142

记少年艺术生活

钱君匋

158

我的读书经验

陈子展

168

一个“知识界的乞丐”的自白

徐懋庸

176

我曾经想做一个体育家

金仲华

184

幼年时代的音乐生活

缪天瑞

192

兴趣、志愿、生活

袁牧之

200

锁记

鲁迅

6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茅盾

16

中学校时代

夏丏尊

24

附：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30

在上海

胡适

36

附：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42

在绍兴中学堂

胡愈之

48

下玲的中学时代

沈从文

54

附：我母亲的生平

丁玲

60

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沈从文

68

我的中学生时代

章克标

78

大学生生活一片断

谢冰莹

86

珍奇的杂忆及其他

尤墨君

94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

104

附：怀念陈衡哲

杨绛

116

中学时代的回忆

黄庐隐

134

我的苦学经验

丰子恺

142

记少年艺术生活

钱君陶

158

我的读书经验

陈子展

168

一个“知识界的乞丐”的自白

徐懋庸

176

我曾经想做一个体育家

金仲华

184

幼年时代的音乐生活

缪天瑞

192

兴趣、志愿、生活

袁牧之

200

鲁迅

(1881 — 1936)，文学家、
思想家。



《锁记》



赫胥黎著《天演论》

锁记

——鲁迅

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举一个例说罢，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却决不如此。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

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去寻母亲去罢，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坏的是没有药擦，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衍太太却决不埋怨，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擦在疙瘩上，说这不但止痛，将来还没有瘢痕。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实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橱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橱，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

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好。那么，走罢！

但是，哪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鸱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

以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

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囱。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精装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况且自从张网以后，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

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我的前辈同学被关圣帝君镇压了一整年，就只在这时候得到一点好处，虽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样的好处。所以当这些时，我每每想，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聘书，或者是发“名士”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实习期内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物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试验并不难录取的。

这回不是外国文，仍旧是汉文“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

的总办是一个新派，他坐在马车上时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整。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长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骬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